

江豚的微笑

徐 鲁

年近花甲的丁泽良，原本是长江古道边天鹅洲一带的渔民，现在是长江天鹅洲白鱄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名专职的江豚饲养员。保护区里有不少像他这样从渔民、农民转为巡护员的同事。他被戏称为“江豚爸爸”。

丁泽良少年时多次看见过白鱄豚和江豚在江中戏水的情景。白鱄豚另有一个雅称“长江女神”，江豚也有一个昵称“微笑天使”——因为江豚面部有一种天然的、像是在微笑的表情。

白鱄豚和江豚，都是长江里特有的淡水鲸类生物，它们被视作长江生态的“晴雨表”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，长江里的白鱄豚数量约为300头，到20世纪末骤降为10余头。2006年，由近40位中外研究淡水生物的专家组成的国际科考队，在长江中下游干流做过一次地毯式搜索，却未能发现一头白鱄豚的踪迹。2007年，白鱄豚被宣布为功能性灭绝。

就在白鱄豚被宣布为功能性灭绝那年，有件事对丁泽良触动很大，并且直接影响到他的后半生。那年冬天，长江中游地区遭遇了一场罕见的冰冻灾害。当地渔民发现，有两头江豚被冰凌划伤，危在旦夕。幸亏有人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。在协助赶来的专家打捞和救治这两头江豚的渔民中，就有年轻的丁泽良。他目睹和参与了救治江豚的全过程。原来，他和乡亲们平时看到的江豚，在专家们心里是那么名贵！他们对待江豚，小心翼翼，百般心疼。等两头江豚的伤势渐渐好转了，丁泽良获得了专家们的信任，受托负责照顾这两头江豚。从此，丁泽良的日子就和江豚紧紧连在一起，再

也没有分开过。

长江水系野生生物资源丰富。长江的“孩子们”，最熟悉江水的冷与暖。长江里的不少生物，都对水质有着特别的要求。倘若要从江中找出一对水质更敏感、对生活环境的“指标要求”更高的动物，那就非长江江豚莫属了。

水生生物科学家们观察研究发现，Ⅲ类以上的水质，是江豚们最喜欢的“舒适区”。江豚的皮肤十分娇嫩，水体稍有污染，就会影响江豚食物的质量，还会感染江豚的皮肤。江豚对外界的声音也十分敏感，螺旋桨的噪声、汽笛的鸣响、机器的轰鸣声，都会干扰江豚们的回声定位，让它们失去方位感，而误入危险区域……江豚的这些特点，使它成了长江水生生态系统的一种“指示物种”。

天鹅洲一带的渔民喜欢把湖汊湿地称作“水荡子”。从小在江边长大的丁泽良，早就学会了用“踩雷”的方式捕捞小鱼小虾。当了“江豚爸爸”的丁泽良，仍然喜欢在江水退去后留下的汊港和水荡子里放上几张“雷床”，大清早去放置好了，到傍晚时再去收回来，也叫“起篓子”。他把每天捞起的那些野生的小鱼小虾，养在一个清水池子里，用来饲养他所照料的那几头江豚。

人工饲养江豚的专用网箱，设置在与长江江水连通的一片水域里。最早“入住”专用网箱的是一头雄性江豚，不久又“入住”了一头雌性江豚。为了让这对江豚“早生贵子”，丁泽良自己也在网箱旁边用一艘渡船改成的简易值班房里，日夜守护着江豚。从食物准备，到江水水温和水质的测试，再到江豚的叫声、呼吸声和游动频率的变化，丁泽良每天

都要仔细地记录下来。一旦江豚的叫声、呼吸声或是游动的频率有什么异常，立刻就能引起他的警觉，他就会马上仔细察看，找出原因来。

2016年和2020年，那头名叫“鹅鹅”的雌性江豚先后产下两头小江豚。小江豚出生，丁泽良欢喜得不得了，从早到晚都看不够，也放不下心。他和江豚一家厮守的时间，甚至超出他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。

2022年10月的一天，我到保护区参观时，丁泽良特意领我走到搭在网箱边的跳板上，近距离观看快活自在的江豚一家在水里时而潜游、时而浮出的情景。显然是早就熟悉了丁泽良的面容与声音，江豚们每次浮出水面时，浑圆的脑袋朝着丁泽良微微昂起，轻轻喷吐着水花，然后露出那招牌式的“微笑”表情，好像是在向丁泽良“示好”。丁泽良提着一只小水桶，里面装着他从水荡子里捕捞回来的鲜活鱼虾，作为对江豚们的“额外犒赏”。

“小家伙口味‘刁’得很咯，你看，这样的蟹条子是它们的最爱。”丁泽良说的“蟹条子”，就是常见的小白刁子鱼。他平时“起篓子”捞到的野生小白刁子，都会留给网箱里的江豚一家。哪一头是江豚爸爸，哪一头是江豚妈妈，哪一头是江豚儿子，只有他能分得清清楚楚，所以，桶里的鱼虾也会均衡分配。

简易的值班房里，有一张小床铺和一张旧木桌。这是这位尽心尽职的“江豚爸爸”的“起居室”和“工作室”。让我惊讶的是，桌子上还有一台电脑。这个昔日的渔民，现在每天能用文字和影像记录下江豚的生活细节，然后都保存在这台电脑里。

电脑旁的柜子里还有不少药盒和药瓶，这是保护区的医卫专家为江豚准备的必备药品。丁泽良会按照专家的要求，适时地给江豚们“上药”和“保健”。

来自丁泽良和同事们的观察与记录，给保护区的水生生物研究者们提供了可靠的数据，也不断修正了他们之前对江豚生活习性的一些认知。比如，之前一般认为江豚怀孕10个月就会生产，但在丁泽良他们的记录里，江豚妈妈的孕期有12个月；之前通常认为江豚的哺乳期是6个月，但在精心饲养下，江豚宝宝3个月就可以断奶，开始自己觅食，吃小鱼小虾了。

在与丁泽良的交谈中，我发现，有几个特殊的日期，他记得特别清楚，其中一个是在2021年1月1日。“我记得牢牢的。从那天零点起，长江实行‘十年禁渔’，‘一江、两湖、七河’等重点水域的渔船、网子都得收起，一个都不放过！”丁泽良说。

从保护区的专家口中得知，白鱄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后，江豚成了长江里唯一的哺乳动物。目前生活在长江里的江豚有1000多头，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。2013年，长江江豚又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物种名录列为“极度濒危”物种。国家在长江流域设立的332个水生生物保护区中，有13个和江豚相关的保护区。长江中游的天鹅洲自然保护区和洞庭湖水域，在江豚保护中具有重要地位。

如今，“一江清水浩荡东流”的美好愿望，正在得到实现，江豚们的微笑——其实也是我们的长江的微笑，也重新绽放在我们身边。

大圆楮树下

袁道明

故乡的老屋场下面有许多楮树，除屈指可数的几棵苦楮外，其余都是甜楮。甜楮树在我的家乡叫圆楮树。其中有一棵特别高大的，我们都叫它大圆楮树。大圆楮树有近三抱粗，三十多米高，远远望去，遮住了老屋场大半个面孔。

十多年前，这棵大树悄无声息地枯了。但枯死的大圆楮树并没有倒下去，那些枝丫渐渐脆了，腐了，渐渐一根一根离它而去，但那高大的躯干还在，静静地矗立在老屋场下面。而那些曾经隐藏在大圆楮树下的杂草和小灌木，也终于得到了伸展的机会，开始拼命地往上蹿。其中蹿得较快的是爬山虎和藤萝藤。只几年工夫，它们就以扶摇之势蔓延而上，缠满了大圆楮树的躯干，让大圆楮树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在我们的视野里，存活于我们的情感世界中。

大圆楮树到底有多大年龄了，我们不得而知。它兀立在我们去水井和学校的必经之处，每年都要结千斤以上的果实，这种果实叫圆楮子。圆楮子味道鲜美甜润，生吃或炒熟吃都别有一番风味，用它做成圆楮豆腐，更是无比鲜美。

我的童年，有许多美好的记忆都与大圆楮树有关。每年农历八九月间，是圆楮

子爆壳落子的成熟季节，这段时间也是树下最热闹的时候。不论天晴下雨，总有一群捡圆楮子的孩子聚集在树下。鸟儿们喜欢剥啄圆楮子，那些被啄脱的果实噼里啪啦从高处掉落下来。我们一个个竖起耳朵，哪里有声响，就兴奋地冲上前去。最难忘的是晚上捡圆楮子，那多是狂风或暴雨刚刚过去的深夜，圆楮子掉得多，个把小时就能捡到两三斤。

那时，我家每年都要捡几十斤圆楮子。母亲会把这些圆楮子聚在一起，然后装到一个石灰坛子里，时不时拿出来炒着吃，或者打一桌圆楮豆腐，一家人都饱一回口福。

大圆楮树以其博大的胸怀庇护了我们，以其甜美的果实养育了我们。随着大圆楮树慢慢老去，我们也渐渐长大了。有时候我们挑水路过大圆楮树下，我们的孩子也会缠着我们帮忙打一会儿圆楮子，打着打着，仿佛回到了那个整日嬉戏于大圆楮树膝下的孩提时代。

如今，我们的孩子也已长大了，再也看不到大圆楮树昔日遮天蔽日挡风雨的壮美了。但爬山虎和藤萝藤还在，它们团团缠绕着大圆楮树，把它装扮成一道美的风景。

赵阿婆说，我这人吧，习惯用旧东西，但是呢，也分场合。下田干活，就用用这些老古董。你看我去插花，哪次不打扮得漂漂亮亮，抹上咱们村产的玫瑰花苞水，全身香香的。

李阿婆笑了笑说，那倒是。又回头对我补了一句，她呀，一到园区插花，立马就

花香弥漫的村庄

白珂琦

花枝招展起来。

我问，怎么花田里不见年轻人干活。赵阿婆歪头想了一会儿说，最近又多出个新鲜活儿，村里一群年轻人，天天对着手机讲话。一天下来，把这里的玫瑰花饼和花茶卖出去不少。那天我儿媳也动了心，拉着我试过一次。我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出，只管对着手机吃玫瑰花饼，边吃边说好吃好吃。儿媳在旁边介绍，一讲就是一个多小时。我只能不停地吃，一共吃了十几块，可算是吃饱了。

李阿婆正喝水，听了这话，不小心呛了一下。我也乐得前仰后合。赵阿婆自己也笑，这玫瑰花饼是真的好吃，真材实料，不是齁甜的那种。后来儿媳一算，那次直播卖出几十盒呢。我知道她说的是直播带货，美栖村已有了主播孵化基地，不久的将来，千亩花田的深加工产品一定会走得更远。

一下。我也乐得前仰后合。赵阿婆自己也笑，这玫瑰花饼是真的好吃，真材实料，不是齁甜的那种。后来儿媳一算，那次直播卖出几十盒呢。

我知道她说的是直播带货，美栖村已有了主播孵化基地，不久的将来，千亩花田的深加工产品一定会走得更远。

大地

白珂琦

这时，花田里传来喊声，太阳快落山了，抓紧把这一垄采完哦！我跟着她们进入花田，自动灌溉喷淋设备铺在花根处，一垄垄玫瑰竞相怒放。我学着老人的手法，指尖捏拢掀起花瓣，轻轻一扯，枝头只剩下一个花托。片刻，便采了小半篓。

红光满面的赵阿婆边采边和我说，今晚她们会去产业园区插花，可以去参观。我欣然接受邀请。夜色中，不见花田却闻花香。我循着产业园区通明的灯火前往。



中国画《冷香疏上诗句》，作者谢稚柳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当面对被绿草环绕的四五百多平方公里的赛里木湖时，你不能不惊讶于这一汪幽蓝。水在海拔两千多米的高度，即使泛出了粼粼波光，依然显得静谧而深邃。

湖的浩渺和清澈，轻易就催生了出内心的感动，特别是天山的皑皑白雪和天空的朵朵白云，同时倒映在湖面上，似要相互媲美。可还未分出高下，就被几只惊鸿野鸭扑闪的翅膀，将完整的图画打破。但极快地，又黏合在一起。

不得不承认，有时候清澈的平心静气比汹涌澎湃更令人敬畏，让那些杂念在如此透明的审视里，无处藏身。湖，洞穿了人间的潮起潮落，却一言不发。

许多不知名的野花，或红或黄，或紫或蓝，恣情绽放，从山下攀缘到山顶。看得久了，觉得每一朵花仿佛都张开了嗓子，湖畔那一圈圈荡来的涟漪，似乎是被花喊出来的。

当地人更愿意把赛里木湖叫作三台海子，这个称呼听上去既是对海的仰望又是对海的渴望。在新疆，在离大海遥远的西部，能拥有一片海，是何等的富有，又是何等的幸运。我坚定地认为，它的出现，一定肩负着某种使命。赛里木湖的出现，用自身的瑰丽，抚平了大漠深处辽阔无边的荒凉。

独坐在岸边，能看透近岸十几米深的湖底，面对如此的清澈，可以感到一种透明的威压在审视着自己，灵魂受到深刻的涤荡。湖的博大和纯洁，照出了人的渺小，也让人自省。

我曾去过不少草原，也曾看到纷至沓来的人们，只钟情于美丽的景致，对环境的呵护并不关注。花草遭到践踏，草皮受到碾压，给草原带来伤痛。

面对形形色色的过客，赛里木湖一言不发，只用透明的沉思，教育那些浮躁的眼神。让蓝色更蓝，让清澈更清，这位饱经沧桑的智者，在鸟雀的鸣叫和花草的芳香之间，寻找生命的支点。大自然自有它的法则。

美的东西往往稀缺又脆弱，如果透支，只能使它过度衰颓，过早凋落。由于过度放牧和无序开发，这里也曾满目疮痍。好在终于迎来了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新时代，经过几年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，眼前的湖水和草原，又重新回到了之前的样子。

最舒畅的生活，应该是走进牧人的毡房。尽管岁月将沟壑镌刻在牧人紫红的脸上，却掩饰不住他们与生俱来的豪放。有时一瓶普通的

酒，便可让整个毡房热闹起来，快乐简单且触手可及。拨动那柄油亮的老琴，自在的生活与悠扬的歌声被美酒极协调地糅合在一起，不露凿痕。我无法猜透，这质朴的琴声能洞穿身后多少悠远的日子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不会凋落的是他们永不疲倦的生命信念，这信念不一定是熊熊火炬，却一定可以熠熠生辉。许多轰轰烈烈的岁月划过之后，真诚，成为草原人终生恪守的信条。

徜徉于湖光山色之间，仿佛自己成了一棵随意的树或一株沁心的草，连情感都沾染了淡淡的清香。挥之不散的眷恋恰如一只扶摇的山鹰，无限的神往被扯到山的那一边，飘渺且不忍触摸。面对这一湖幽深的蓝，连赞叹都显得苍白且力不从心。赛里木湖是无法描述的，只能任凭它用不断变换的蓝，将心中的纷繁浮躁，梳理得淡泊而宁静。

即使离开多日，情绪却始终被一只莫名的手轻轻地托着，不弃不离。细细想来，这便是一种怀恋。带给你的不是摧枯拉朽的激荡，而如涓涓细流，慢慢地渗透到灵魂深处。

赛里木湖，静静地举在高原之上。对造访者而言，这深藏的美丽，既是一个邀约，也像一句格言。

蓝 色 邀 约

熊 红 久

随笔

芋叶亭亭

罗芹仙

刚刚过去的夏季，餐桌被几片芋头叶子生动着。

芋头是母亲自己种的，今年过年前给我带了些，吃过几回，还剩下十来个，一直放在塑料袋里。暮春时节拿出来一看，全都长出了粉嫩嫩的芽尖，芽根周围伸出一些白色的根须。其中有两个连体的芋头，顶着朝天辫似的嫩芽，造型尤其可爱，遂装在一个玻璃杯里，加了些水，置于窗台。

嫩芽见了光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着。先是芽尖冒出嫩绿的小尖角，细看能看出是卷状的叶苞。叶柄快速长高，有时一天能长几厘米，蓬勃的生命力简直叫人吃惊。叶苞随之慢慢展开，先展开一半，再展开另一半，颜色是新鲜娇嫩的绿。没几天，叶柄便有几十厘米高了，叶片也全展开来。纤长的叶柄婀娜着托起椭圆形的叶片，便有了亭亭的姿态。这时候，在两个叶柄的根部，又探头探脑地钻出了一个绿色的小尖角，是两个新生的叶苞。

窗外的阳光像磁场般吸引着芋头一点点向外倾弯，成了鞠躬的姿势。转天早晨，我把杯子换了个方向，想着这样能让它们挺直一些。到下班回家时，见叶片像向日葵一样，竟然掉了个头，仍然弯腰低头朝着窗外的阳光行礼。虽然知道植物有向光性，但还是觉得惊奇，生命的执着总是令人感动。

叶柄越长越高，玻璃杯已经无法容身，找了一个玻璃花瓶给它们搬了家，并移到餐桌上。这样一来，我每天吃饭时，目光平视而来，就是这几片绿意盎然的芋叶，总想说一声：芋，你好！《说文解字》关于“芋”字是这样记载的：“大叶实根，人谓之芋也。”大意是人们见到芋的叶子竟然这么大，忍不住惊

呼。你也“吁”，我也“吁”，于是就有了“芋”的称呼。得知这样的解释后，再看“芋”字，觉得多了几分幽默的意味，忍不住想笑。

不过我养的这几个叶片并不大，与我的手掌差不多大小。但作为水培绿植，这不大不小的叶片加上错落有致的造型，却是别有一番风韵。

人们总爱把芋叶和荷叶放在一起比较，它们的确有不少相似之处，一样碧绿的色泽，一样硕大的叶盘，一样亭立的姿势。仔细看，其实也有许多不同之处。荷叶是圆形的，叶脉从圆心向四周辐射；中间大都凹成碗状，很易蓄住水珠，珍珠般的水滴在绿绸似的叶面上滚来滚去，是一道意趣盎然的风景。而芋叶是稍显狭长的叶形，叶脉从中间往两边辐射；芋叶大多是前倾的姿势，不能像荷叶那样滚“珍珠”，但会挂“钻石”。前段时间，正是梅雨时节，空气特别潮湿，一到晚上，芋叶的叶尖就挂上一颗水珠，灯光之下就像亮闪闪的钻石。

尽管芋叶与荷叶有诸多相似之处，但极少进入人类的审美领域。古往今来赞美荷的诗文何其多，甚至连枯萎的荷叶都要“留得残荷听雨声”。可写芋叶的却少之又少，我只知道一句“芋叶瓜藤绿满田，数家烟火接平川”。看到这句话，脑子里跳出写荷叶的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。同样是广阔的绿，一个接的是地，一个接的是天，一个连的是烟火人间，一个连的是理想天堂。

生活平凡如芋，或许不能如荷般开出娇艳的花朵。但若我们用心观察采米油盐的日常，尘世烟火何尝不是一道别样的风景呢？就像这花瓶里的亭亭芋叶。